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魏允貞 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萬國欽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劉四科 謬執招尤乞罷斥以重銓法疏

許弘綱 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疏

許弘綱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鄒觀光 酌議事宜以平銓政疏

田大益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李戴 一法平衡以禪銓政疏

馮琦 絕私實以清銓政疏

汪若霖 部覆徇情仰祈聖斷疏

翁憲祥 俯陳末議以禪銓政疏

王元翰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唐之夔 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疏

胡忻 柄銓總憲要職匪人與推非宜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懇乞聖明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魏元貞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吏部爲六曹之長周書所謂統百官以均四海者也故吏部得其人則陟明黜幽皆當而庶僚正吏部非其人則所陟所黜皆私而庶僚愚然吏部之得人豈易言哉浮言偏見虛以照之爲難勢奪利于公以主之爲難故居是任者必平如持衡而後不徇於

愛惡明知懸鑑而後不蔽於毀譽斷如干將而後不  
移於請託潔如冰玉而後不奪於賄賂此銓衡之臣  
稱得人者最少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危三易其  
人矣張翰以南部尚書進而以科臣之言罷而不叙  
王國光以家居尚書進而以臺臣之言罷而不叙梁  
夢龍以兵部尚書進而又以臺臣之言又罷而不叙  
夫當其用國光也以爲勝翰而及國光之罷不知賢  
不肖孰若翰也當其用夢龍也以爲勝國光而及夢  
龍之罷不知賢不肖孰若國光也與其顯斥於既用

之後以壞 陛下之官材孰若精簡於未用之先以  
清 陛下之銓法哉 臣竊思之矣夫大臣有缺題請  
會推此舊制也然頗聞之往者會推之先吏部皆密  
受意於閣臣或司禮監太監名氏已定然後會推九  
卿科道徒取充數未推不聞咨訪既推不聞叅駁故  
以知厚干請而進者常十九以德器才望而進者常  
十一翰及國光皆因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而進者也  
故及其既用名曰掌銓實則受制權門進一人退一  
人不請教不之敢進退也一領教不之敢同異也此

翰與國光之罪也 陛下罷之是也夢龍由已逐太

監馮保而進者也故當其始授外爲謝恩實則歸德

權闖命一下亟拜司禮任未上趨造徐爵此則夢龍

之罪也 陛下罷之是也然今日罷之者是前日推

之者非前日之推夢龍者如彼則今日之推代夢龍

者不當復如夢龍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之會推是亦察及

國人之意也然有會推之名而無其實則亦僅止於

左右曰可而已今陛下聖明既以洞燭奸黨將保  
及夢龍等相繼斥逐而大學士居正亦已物故正

陛下更化善治輔臣同心協贊之時也清仕路正銓  
衡其可仍蹈宿轍哉臣愚以爲自今遇吏部尚書有

缺宜令吏部集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議定從實具  
奏如推其才則云某事明能燭奸某事斷能執法如  
推其賢則云某事公不徇私某事虛不任己不許朦  
朧混稱推得某官等語其有不公不當者許科道官  
指實具奏其後當事之日有干清議則罪及臣推及



科道官不行參駁者庶推舉慎而奸貪不得以倖進  
源本清而黜陟不患其不公正百官以正萬民治效  
復覩于今日矣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萬國欽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二月

竊惟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卽唐虞之時號稱  
至治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  
工驩兜與諸賢竝立於朝禹益皋夔與諸凶竝逐於  
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勸而  
朝政濁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矣錯非其人不惟不  
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豪傑解體治由茲替矣昔孟  
子論進賢必徵之國人其於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

也退不肖必徵之國人其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  
其慎如此臣竊見近日一二舉錯有不協衆心者敢  
披瀝上陳惟 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  
卑污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耻也乃頽首權貴得轉  
尚寶已踰分矣自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  
常少之陞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如李楨起廢多  
年久應轉遷然必待鶴徵既陞而後推焉是賢者反  
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未甚也及  
陳與郊驟躡縱曰原酌年勞才力但前此與郊自疏

曰魏每相見極口同心此曾天下之所共見何怪紛  
紛然以私相議耶是用之者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  
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之所咸仰也偶檢點未  
及悞陞臺官非大過矣卽欲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  
足示戒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當此乎至如陳應芳  
清慎多年職掌無誤然亦隨一元牽帶而并逐焉是  
無過者又以有過者而及其波也其何以示懲然猶  
未甚也及王麟趾縱斥縱曰疏語狂肆乖謬但前此  
楊巍宣言曰王麟趾吾不悉其爲東山人此十三道

之所面聞何怪紛紛然以讐相議也是錯之者未當也伏乞 皇上慎重名器用一人必不得已而始用凡小九卿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冒濫之議愛惜人才去一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一二小過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此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可比美于唐虞矣惟 陛下裁察

謬執招尤乞賜罷斥以重銓法疏

劉四科

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

以草茅濫竽銓曹十七年來請告給假父制母憂  
相繼家居強半而秋毫靡効於公家則自度行能淺  
薄命運蹇塞安心由里而已不意今春吏部諸司移  
書促臣又不待臣入都起補文選司郎中先是臣徒  
星中見邸報議論盈庭國是不定臣心厭之以爲天  
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臣聖明在上若  
各官自守職業不言而躬行久之無有不定者於是

勉強戴命而來將無幾乎登正黜邪之義以圖不負此官方敢刻期到任外及旬日祇見閣部冰炭上下意選始知時事終不可爲矣頃者吏科都給事中員缺當臣未到時懸缺而不補久矣問之道路皆曰序該本科左給事中許子偉彼其人潦倒不稱又相門私人一疏諂諛舉朝鄙夷此公論不與之人也及道逢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則已述京中有調之說矣臣受事之後一日大學士王錫爵語臣諱許子偉好的前日有疏却平正之論不知外論何故怪之

臣始知閣臣意在守偉而又備訪清評則與道路所聞良有符合者臣自念職司用賢卽散秩下吏尚須得人況吏科都給事中將表儀縉紳糾正百僚而以衆口唾罵之夫推補如臣職掌何於是疏原任都給事中鍾羽正張棟以覲 皇上召還原職可無煩於別推矣不圖疏上不報而前缺又不可久虛者遂爾檢査舊例萬曆十九年六月內本部題覆楊文舉告病本內開吏科都給事中實諫官之首自今以往遇有員缺容臣慎選資望竝崇者陞調奉 聖旨是欽



此又查得萬曆十九年七月內本部題覆鍾羽正辭  
 讓本內開以後吏兵二科都給事中員缺一體擇資  
 望竝崇者推補奉 聖旨是欽此此皆題奉欽依事  
 例明明可睹豈 臣 胸臆創之耶及查兵科都給事中  
 許弘綱歷俸最深雖其舌端筆端人畏其鋒而東征  
 西征實多其勞呈堂題請改補吏科都給事中正合  
 前例雅稱為首諫也已經奉有成命矣不意子偉之  
 忿足動相臣相臣之力能驅弘綱近閱邸報見弘綱  
 一疏為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勅銓臣亟

加斟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事內首引專權之旨以  
深罪部臣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夫專權  
之說相臣所以紿吏部而恐之俾以後不敢擅動其  
私人耳予偉固私人正是不推首担故耳何目之爲  
專權爲便宜爲變亂 祖宗爲悖違明旨自非良心  
臣死矣而惡聲至是果亂耶悖耶則當時題請陞調  
之時該科何不叅寢其疏調之說不行耶初太學士  
王錫爵語人曰調補人以為亂政弘綱之疏果如其  
指是則機局已定而愚臣不知尚執蹉蹉之節迷謬

甚矣夫用人者與見用於人者總期於無私而已若  
調停人情避畏小嫌此小丈夫之爲以爲如此可以  
不墜其身名是豈有良心者之語據弘綱所引先日  
兩敗之事彼誠懼敗乎然今日之推與他日之轉無  
敗于弘綱也何有一毫不可信於人者哉但其心則  
別有所畏而縉紳已傳之矣以爲我不力辭則子偉  
不得轉子偉不轉則相臣不喜相臣不喜是我必敗  
之道也辭之則京堂故物原不失且得辭讓之美名  
又足以結子偉之權以陰合執政之意是最善之術

也如以爲相臣無意出自弘綱本心則先年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李汝華亦會上疏辭矣羽正讓一賢者與弘綱之讓媚子不同而汝華陞轉未嘗盡依名次則何不再議而獨議今日弘綱與子偉之陞調耶夫隨材器用自古哲后之爲若執簿呼名不過一吏之事臣卽愚謬竊陋敝規而抑佞臣寸心始終不移也臣卽再議終不能依其所讓而推子偉之理則惟有掛冠以去耳夫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引此以誅臣卽投諸異域尚有餘辜尚敢復濫冠裳就列從事

乎哉伏乞 皇上將臣 丞賜罷斥另選賢能以充是  
官以佐堂官再議此事則銓選之法不壞微臣 之節  
以明跽伏泰山有餘榮也

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盛治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頃者吏部尚書員缺會推久未得旨科臣朱爵特疏  
催請語侵輔臣及趙用賢奉旨回話而朱爵以妄言  
竇擾降調外任臣等竊相聚而嘆曰有是哉今日之  
紛紛多事也大抵朝廷之事起于意氣之未平而意  
氣之未平起於存心之不恕傳曰所惡於止毋以使  
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恕之道也密勿之臣平章軍  
國一言未脫于口而疑謗叢生安得不激而貽主上

之怒然使平心定氣而觀則事情顛末可片言解也  
蓋二輔惟以托用羅萬化爲罪故汲汲自明皇上  
惟以二輔託用爲嫌故僕僕亟問不知宰相之職在  
以人事君而已耳其人亦不賢卽摸稜而聽人之推祗  
爲溺職其人可用卽補牘而奮然推轂何損忠公趙  
用賢之欲推羅萬化以其人也二輔同聲而贊之非  
私也繼而不推以故事也三日而三易其說亦非私  
也用賢惟信二輔之非私故不嫌于更改使二輔亦  
信用賢之非私又何庸駭且異哉惟白駭曰不平則

容貌詞氣之間必有消融未盡者而外廷之疑由此起矣及待命日夕屬望彌殷疏揭交推帝闈轉隔彼一時也即一二輔臣且無由仰窺聖意況遯觀疎聽之士又安能盡諒輔臣哉見影窺形傳聲過實而外廷之疑由此甚矣故趙志臯之疏曰不待言之既出而已先信其必有是議張位之疏曰止因吏部久推不下外廷求其訟而不得猜疑日生真探本之論也然則朱爵之所言皆外廷所實有謂其不能少自堅忍則可耳安得盡罪其妄乎故輔臣之意以爲必



問用賢而後足以自明不知所以自明者正不待問也。皇上之意以爲必處朱爵而後可安輔臣不知所以安之者正不在處也。蓋輔臣之見疑起于不早定彖宰彖宰定而其所以示外廷者顯矣。科臣之抗章主于欲早定彖宰彖宰定而其所以望輔臣者愜矣。夫言及乘輿尚從涵有議闕廊廟輒爾左遷然則風聞言事之常祗爲臺省之罪竅耳。故竊謂萬化之議推也。猶不失爲薦賢之公。而朱爵之被罪也不無少損容賢之量。皇上謂輔臣於此安耶不安耶。至

於紛紛柱石之旨臣等滋惑焉夫股肱耳目勢本相  
須其苦鹹酸期乎其濟今日之議論臣等不敢謂其  
不苛也今日之士風臣等不敢謂其不淑也蓋因其  
鋒而用之可以忍性動心所以集思廣益亦何容深  
惡而痛絕之哉夫容容易諧而觸忤者疑于傾陷也  
悠悠易度而守正者疑未把持也括囊無咎而慷慨  
論列者疑于淆亂也則君相且未能坦然于羣臣而  
科臣能釋然于宰執乎兩相疑而兩不相下則上焉  
者激而成其勢下焉者激而成其名要之于國事奚

賴焉昔人有言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又曰  
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可以深長思矣且內閣輔臣  
之濺廬而朝政者天下之公是非萬世之準也必諸  
司執持而不越台諫補察而無遺然後可以計久安  
垂永譽今不此之務而日惟異同之嫌臣等不知時  
事所稅駕矣昔周繹爲相謂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  
願相公無權擢駭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大柄公  
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手廟堂上  
天下治矣焉用權宋韓億在中書見撫拾人過者輒

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人主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  
所奈何錮人于聖世夫韋澳之言相臣之體也而韓  
億之語相臣之用心也今律之以叔季之專恣則輔  
臣之威權誠不足質之以隆古之開布則輔臣之意  
氣尚有餘故欲成盛治必一事權矣欲一事權必收  
人心矣欲收人心必平意氣矣欲平意氣必先恕施  
矣臣等瑣聞近臣職在明是非爭可否誠不欲以狂  
妄率小臣而尤欲以優容望冢輔故不覺橫溢至此  
蓋爲國事計久遠非區區爲僚友惜升沉也如蒙可

採乞將朱爵宥復原官以彰君相并包之度自後觸  
忤一槩處之以無心行之以無事而言官亦務以正  
直忠厚爲本毋過激以啓事端也則政體自平精神  
自貫太和景象且在中興宇宙間何天變民窮之足  
慮哉正等干冒天威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政先識體法貴宜民損益弛張各協其則此守成業而致盛治者所必由也

臣

本庸劣無所短長而

目擊時宜有不容默默者敬爲陛下陳之如外官

考滿俱令給由赴部此祖制也嗣緣事近繁情多不便則府州縣官免矣州縣佐以下免矣雲貴等處免矣僅一府佐遵行而又有撫按保留之例矣遞免遞寬而事體人情日益稱便蓋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正

疏鈔

六銓政

四

所以善守祖宗之制也。比年以來，府佐之科甲而著聲者，往往以公事被留，其不留而赴部率舉貢之無援者，耳。卽此低昂已非立法本意，而啓行有長夫進京，有書帕，皆民脂也。夫府之職事原不多於正官部院之考覈，又無改於撫按，徒率天下而路何爲哉？致令或中道而乞休，或過家以自便，浮慕祖宗綜覈之名，大開臣子曠官之竇，未善也。試以其權付撫按，據奏報賢否而斟酌之，朝廷紀綱未嘗不肅，部院體統未嘗不尊，而胡取一二通判同知裝點目前光

景耶至南京各官清苦實甚六年大察尙聽彼中而必拘拘赴部之例總之非實政矣儻謂其係兩京官員則三年而一考者免六年而再考來似亦拂舊制此給由之法所當變通者也巡撫歷任年久方許推陞不得驟遷數易以滋煩擾此萬曆十三年旨也今有一歲而推者矣甚至有半歲而推者矣緣內之則卿二久缺外之則需次乏人因時變通萬非獲已然不及今講究將援此爲例可乎蓋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有司所以修職業而無奸利



竊情之行者僅賴之於撫按耳巡按及期而代猶曰  
馳驄一振刷之巡撫之任古之所謂保釐也上下之  
精神意氣不久則不孚事體之斟酌調停不久則不  
富地方之利病得失不久則不明而乃以建牙開府  
之尊為郵傳送迎之地雖有賢者何以見功此其為  
失恐不止於煩擾而已也除前推用諸臣無容再議  
外以後巡撫似應查照該部原定年限不得驟議推  
陞卽副都僉都大率三年而代亦不為久至於邊方  
督撫果屬威望素著長城係重者更宜加銜久任以

責成功邊事庶乎有濟此次任之法所當修舉者也  
各差舉劾朝廷所賴以知人安民也此來甲可乙否  
漫無定評甚至有彼掛彈章而此爲代白者蕩平之  
世誠無取於雷同然豈國家政體乎故論人者毋挾  
褊心而自用毋私耳目以來讒臣願與諸臣共勗之  
也至於覆勘異同近雖處一徐圖以示戒然嫌怨之  
地人所難居完屬官已破之旣操同官入室之戈挺  
然而不顧者能幾故急之則蒙蔽反生寬之則幽隱  
自達此情理也且人固有才力不及而涇渭混淆者

亦有嫉惡太嚴而風聞誣誤者第總察其生平而弛  
張其文法俾差錯者有政過之機覆勘者無養交之  
念期於賢否大明冤枉畢白斯已矣間一處之則論  
人者懼數數處之則勘人者亦懼此勘處之法所當  
酌量者也章奏體式先年禮部之題覆亦既明且盡  
矣據<sub>臣</sub>日看詳殊多可議或隱語奇字以爲高或吁  
嗟咏嘆之不足閨門鄙嫌敢瀆至尊俚語私書盡登  
白簡其詞務枝葉不務簡明其體務浮華不務質實  
種種違式難以盡言文章亦各有體沿沿皆是豈惟

足驗世風抑亦有關臣禮相應查照先年題准定規  
嚴爲申飭仍前不改者聽<sub>臣</sub>等各科不時叅罰庶可  
以黜浮誕尊朝廷此章奏之體所當釐者也<sub>臣</sub>觀宋  
臣李沆爲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稱心竊以爲  
過及觀宋之弱也卒由議論之多乃知志其大舍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諫官之體誠無樂乎爲此嗷嗷也  
顧臣多狗馬疾不能久任擔負職掌所在姑隨事效  
忠云耳惟 勅下部院酌議可否施行<sub>臣</sub>愚幸甚

酌議銓曹事宜以平銓政疏

鄒觀光

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臣往者待罪司功矣謂人臣受事宜有先資之言以

告明主採納

臣

奉堂官教令可幸無罪頃于本月

初四日該本部題文選司缺即中推

臣

調補

臣

踧踖

逡巡有所陳引而

命下之次日隨有禮闈之命刻

期臣陛辭遂稽顙及今既已供事不敢敷不可知之

寵顧念典銓視司功尤重

臣

亦嘗私心蓄積有所欲

言而又念事有成法用貴默成

臣

堂官所可徑行者

臣當處其實不當未行而先飾其言示天下以迹惟

是銓臣蒙譴之後有當申請而因及一二積習所宜

釐正臚列數端伏覲嘉納其應議者乞下臣堂官酌

處施行臣亦不敢以一人之臆見而遂必可行也臣

干冒天威無任惶悚計開 一曰崇推讓臣聞禹

拜司空讓于稷契及臣孫益讓能罷伯夷讓夔龍皆

拜稽首讓而後進後世人臣初除通表上 聞本爲

贊賢此意寢失直謝冕用而陳蕃讓太尉羊祐讓開

府皆舉所不如者三人遂書史冊以爲美談近歲如

楊巍嘗讓吏部尚書鍾羽正嘗讓吏科都給事中亦  
猶行古之道語曰達視其所舉因所舉之人益以知  
舉者之鑒識便一用一人又得所讓之人以備異日  
用便三臣以爲閣部八臣及京堂三品以上巡撫無  
論副僉都御史某庶官中吏兵等科都給事中吏部  
文選考功郎中兵部職方郎中提學副使僉事凡關  
係稍重鉅拜三命之日各宜讓賢毋代卽請自三明  
旨令遵一旨供職或所讓果賢亦間聽一二能讓之  
人另後優叙不必一一一部覆以致章奏煩擾或謂已

有成命恐近于虛與其避讓之虛寧能處競之實乎

臣嘗見一二憲臣當遷轉時爭一日俸至攘臂而談

臣心實薄之故斯語有概于中久矣則寔有言在官

之人其賢明亦多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直以時  
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見今員缺頗多俱當推

官伏望 聖明採納 勅下諸臣務在必行夫世教

之趨惟貪與競舉清以風庶舉讓以抑競倘設誠而  
力行之其干波流不無少補卽謂臣爲卮言所不敢

辭伏候 聖裁 二曰一事例吏部之職命曰銓衡



銓衡者平也輕重少不得當卽不謂平今有法係相沿而甚非均平之政畧舉一二如丁憂起復進士原係三甲應選外官照三甲選主事其原係主事者何以加之原應選南京改投京官其原應選京官者何以加之行取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年未及三十不選科道至庶吉士改科道卽無問年將以爲風憲重秩須閱歷久則親民之有司豈不及詞林之清選將以爲才品優劣原不係年又何獨于各官而苛爲之限同知知州推官知縣均似外官陞改部屬有筭俸有

不笑俸博士中書行次均以京官陞改部屬有笑俸  
有不笑俸諸如此類本無軒輊遽致逕庭臣愚以爲  
丁憂起復宜槩罷其優卹之例而勿以人子罔極之  
情爲覲俸之階行取科道宜盡開其限年之禁而勿  
以無所關係之年滋詐僞之習任此官卽以所見任  
之官歷俸有宜優叙有不妨叙其資望而不必執前  
任之俸錙銖而計其他冗瑣之職參差不一類此甚  
多臣所可請堂官徑行者不敢贅也伏候 聖裁其  
一曰破拘擥崔亮停年原爲武人入選一時權宜辛

雄薛淑先後爲吏部郎中猶能上疏力言其非不虞  
後世遂爲令甲今遇缺稍重鉅皆期得人推用不當  
隨議其後然欲拘泥日月而求至當理所必無近雖  
稍出常調猶未敢大用起趨襲故之士且已疑駭卽  
當者且不自安甚求引退矣此資俸之拘泥者一疆  
場重地居常無事喜功名之士趨焉今稍異平時宜  
擇賢才往必且大駭是厭薄我典銓者左顧右盼乃  
付之不必賢且才耳此人情之拘泥者一鉅郡煩邑  
多用甲科然遠方冲疲久爲衰庸舉貢所若亟須一

振刷若以昇進士彼必大駭謂以遷逐待之故吏部  
於進士寧使需次而不昇以遠卽誤而與之旋必議  
調此資格之拘泥者一臣愚妄意九列而下一應大  
缺當大破常格卽下僚可以超遷卽京堂可以外轉  
近日京堂已用監司陞轉獨知府一官向來未有夫  
知府與副使皆以四品何爲獨靳似亦宜開此一途  
以勸廉能異等之官邊方須擇素有賢聲毋反以處  
錄錄進士除煩難鉅邑外遠方有缺酌量選除不必  
久令候選大抵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此皆本部所

可徑行然不爲請于皇上則疑且駭者至矣若雖  
破資俸不合輿論聽科道官糾舉若因緣以求善地  
堂官已一意杜絕臣可共守之無慮矣伏候 聖  
裁臣曰酌推陞項行陛下以銓司推用一二小  
臣致干宸怒夫人臣進退惟上所命用舍予奪莫  
非君恩第念遷謫各官間有效烟疑之忱而皇  
上嘔喻而受之者將盡從沉抑非懲創本指若不爲  
申請稍與分別臣等無所遵守臣請別其時之遠近  
如懲艾未久不敢推陞若叅時積俸卽他途初除且

得遷轉似得量移臣又請別其言之可否如剿聒無

當不敢推陞若心本爲國匪出沽名悔悟已深似

得量移臣又請別其品之優劣如一節自言不敢推

陞若生平皎皎素履潔白才優幹濟似得量移漢臣

汲黯有言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虞才賢且盡蓋至元

封五年而後求茂材臣請言頗驗臣管繹明旨

一曰不許混推一曰不許驟遷是陛下原禁混與

驟耳而非槩抑批鱗折檻之士也臣又惟皇上一

日萬幾信至煩多然銓曹章疏皆關係人才進退每

遇一缺方註擬一人內外大小各有職守彼其已聞  
推擬者其舊任或無固心而新推之職本部不敢輒  
補臣查數年內或循資常轉或有司末秩近者踰旬  
遠者經歲未得 俞竹成福操自 皇上臣何敢一  
一覲 皇上無拂于心惟是推擬未當亦望卽 賜  
批發至于推舉員缺有應具陪員者本部劑量人地  
必勘其才品資俸最相應者爲正若未蒙 簡用則  
應用者不免疑沮而後來者或涉積薪伏望 陛下  
俯從部議常用正推庶銓臣得舉其職而百司各得

其人治理愈隆人心益快而當此清明綦降之世  
益無復有纖毫之未當者矣伏候 聖裁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田大益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五月

臣竊觀見天下外內多故公私耗竭憂民者稀土崩  
可慮故所急在吏治之不自潔源潔而吏潔吏不自  
污源污而吏污故所重在銓衡銓衡勘酌羣吏維辟  
威福持衡而得則用而不疑持衡而不得則去而不  
赦故所畏在勘處須者臺省諸臣連疏叅論稽勲司  
郎中趙邦清酷命貪賄喪耻滅倫勒婚無上狀幾數  
千萬言爲邦清連疏辯論謂皆同僚鄉官使然而其

指數文選司郎中鄧光祚驗封司郎中侯執躬懷賊  
稔惡竄法結黨狀亦幾數千萬言詳在諸臣疏中夫  
吏部者百僚所綱領而持平也四司者又萬目萬手  
所羣窺而其指也當何如公平何如砥礪何如廉耻  
何如畏愆者而乃憲心醜詆累竄連篇令人聽而洗  
耳披而駭目鄙而掩口驚而咋舌哉除吏部尚書李  
戴表率無狀義當自罷外邦清光祚執躬諸臣者或  
杜門而待罪或聽謫而未俞處分弗明職竊敢論焉  
且夫酷命貪賄懷賊稔惡喪耻滅倫賣法結黨勒婚

無上十餘款者天下極惡之名而人臣無王無君之  
舉也與人以極穢極惡之名而被人以無王無君之  
舉欲朦朧而結局乎非國體也欲懸斷而臆決乎非  
事實也欲故爲左袒一執成心也欲故爲右袒乎廢  
公議也欲過爲刻深而事羅織乎崇申商也欲顯務  
姑息而混白黑乎滋聾聵也上置而不問乎失叢神  
也職愆而不言乎溺垣職也臣之愚謂宜叅疏辨疏  
盡發廷臣矢虛矢公盡從勘議倘其言皆風聞而事  
出烏有也當舉極寃而顯雪之而倘其事有根據而

孽實自作也則儉士烏可以不鋤倘其半涉影響而不必皆確也當量事體而少原之倘其半有指實不必皆虛也則情辜烏可以不察且夫欲塞弊之源則必有以正人之舉欲正人之舉則必有以核事之真假令塞弊源而不正人舉正人舉而不核事真雖堯禹臯陶不能治而臧獲婢妾猶不甘心也況在今日諸臣間哉故臣謂諸臣叅辯之疏必勘處而後明者憂治本也且也由夷之介惟入由夷之門者能晰之跖躄之惡惟處跖躄之室者能察之故該衙門事惟

該衙門悉知之異人不能知也卽知而不能悉也乃  
今銓臣種種不法之狀人所罕聞彼旣盡發而復置  
之不爲別白後何畏忌而能改絃易轍董百官固民  
志哉臣恐異日尤而效之酷者酷貪者貪鬻法者鬻  
法無上者無上紀法日弛鑑衡日斂官僚日濁日橫  
生民日蹙日亂甚非所以振積奸而臻長治也故夫  
正行而飭治者救時之急也盡力而相詬者銓屬之  
敗也明法而勅罰者太上之權也平心而剔邪者糾  
臣之職也臣以職掌義難囊括非黨邦清非黨光祚

非黨執躬非黨言者惟 皇上留思急發前後諸疏  
勅廷臣速勘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一法平衡以清仕路以禪銓政疏

李

戴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萬曆三十年七月

竊惟

臣

所事在用人

臣

所管事在使人得其用顧昔

日之銓易而今日之銓難昔當仕路升虛之時故易

今當仕路否塞之時故難昔之銓第在信友故易今

之銓兼在獲上故難

臣

以汶闇肩此固期矢公矢慎

求信於士紳猶不敢不積誠納牖徼靈於天聽除卿

寺大僚奉例部院會推及一切選法可以徑行者不

敢陳瀆惟是法有難於膠柱衡必待於持平自非特

借王言豈能垂諸畫一每莊誦溫綸一曰銓路肅清  
再曰殫忠宣猷臣一日未得息肩則一日未敢忘部  
事每嘉與所司更始據議諸款一歸持平有裨銓政  
相應題請伏乞 聖明俯賜俞允一明職掌銓部以  
用人爲職用得其人則臣效用不得其人則臣不效  
辟之大匠造室室成而主人窘之匠亦何功之有焉  
惟職有時乎不能自效而用於是乎始窮不得不借  
資於地方之保留而權自外操不得不遷就於資俸  
之相應而法從中變權自外操則終南之境多法從



中變則程量之衡與尙可謂得其職哉善乎劉劭之  
論十二材而歸之主德聰明平淡總達羣才又曰王  
道立則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臣以爲今之才非乏  
也今日之用才不必如此而就彼也惟將見在員缺  
具擬正陪上請點用其正推惟命陪推惟命其未當  
上意另推亦惟命但祈明采不從中格使臣等有所  
奉以從事其原擬地方官品未敢擅改必得命而後  
已惟資俸過於原擬品職方敢改擬庶上有一成之  
命下有畫一之守於銓法所裨非淺鮮矣伏乞聖

裁一議推陞內而部寺外而監司郡守遞相推移而後選法不滯如水之有源其源不污其流始不塞今推自本省者得十之五推自外省者得十之三推自部寺者不能得十之一 皇上豈不以自外補於外法爲便不知設官張吏額有定員查盤司缺六十八員知府缺二十七員從來未有如此之多且久者如按使推布政而按使之缺仍懸也副使推叅政而副使之缺仍懸也以至知府推副使僉事推叅議亦莫不然此盈則彼虛此補則彼缺惟有部寺推陞庶幾

仕路通融今郎中寺正不得轉監司郡守則員外不得陞郎中主事不得陞員外而員外主事之塗壅主事不得陞員外則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不得陞主事而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之塗壅且各官論俸俱各常格各部郎中推叅政極矣踰叅政俸不陞則將何官以處之知員外主事必由陞郎中而後轉郡守例也踰郎中俸不陞則郡守諸缺又何官以補之潘安九年不調馮唐白首爲郎良有以也今查知府員缺率皆重郡各部郎中俱過府俸而員外

又無徑轉者 皇上得毋以此爲速化耶不知郎中  
陞知府員外陞郎中原非破格過此以往俸益積則  
官益尊是 皇上欲以遲之而反以速之也各官利  
其遲 皇上厭其速則亦未之深思耳夫外而兩畿  
十三省寥寥參辰則病在虛內而六部諸寺纍纍積  
薪則病在實此在 皇上一酌量虛實之間通融內  
外之際仕路得清而徃茹可復見矣伏乞 聖裁一  
酌資俸本部推陞論資論俸近來槩置資不論矣有  
家食累年資極深而俸尚淺者有在公日久俸雖深

而資尚淺者甚有數年之資不能當數月之俸非平也臣以爲專論俸固足程能而課功兼論資亦足獎恬而崇淡似不可偏廢或于論俸之中稍存論資之意三分論俸一分論資猶庶幾近之伏乞 聖裁一酌南北南北部寺 祖宗設官原無偏重惟人情厭南而喜北部推亦亟北而後南於是後者益後薄者益薄無惑乎士趨捷徑而人多澆漓也曷若處以不競之地而劑以調停之法除三甲選南及北部改南應照北部一體推陞其餘自外陞南酌量材品與北

部寺等庶幾人無躁進而法亦稱平伏乞 聖裁一  
均邊腹夫邊方腹裏總屬封疆俎豆軍旅豈宜分軌  
惟宦途每趨捷而避遲於是人情始重邊而輕腹不  
知才各有長而用亦互效存宜邊者有宜腹者有邊  
而可腹腹而可邊者 臣以爲邊方者固多于城之選  
腹裏者豈無折衝之彥其給由到部容本部考覈果  
有奇勞實跡不妨破格加級其餘或可移邊之腹移  
腹之邊此在科臣昔臣言之獨未及邊腹兼用之說  
故一推廣其意總之文武緩急惟 皇上所用 臣等

第裒益於其間而已矣伏乞 聖裁一均勞逸夫壯  
縣巖邑或當孔道或附會城簿書鞅掌輪蹄輻輳  
星出入寢食俱廢此其勞苦視十城小邑奚啻倍之  
乃推陞行取一槩論俸勞逸安所均焉似當區別衝  
僻煩簡而於附省附府及糧多事劇所在九陞取論  
俸以一年抵簡僻縣一年兩箇月若縣雖附府而事  
務頗簡亦不得一槩同論庶勞逸適均而循良亦知  
所勸伏乞 聖裁一拔異等在昔漢代三千石有治  
理效績往往得拜公卿故吏治得人爲盛先是曾經

題請自余時相徐氏式後何寥寥也謂宜博採諸郡  
果有樹奇標異雅負循良望者每歲間一內轉以示  
風勵其外官中間然自修屢起屢躡而其人品治行  
卓然爲海內標者亦宜量拔一二總之內外莫非臣  
子一鼓舞之而吏治不蒸蒸日上不輩出者臣不信  
也伏乞 聖裁一揆遺逸夫幽人貞士進不干時退  
不沽譽飛鵠遐舉獨全其高在昔英君誼辟往往資  
之以襄上理蓋驥驥拔於鹽車焦桐得之爨下所從  
來矣容臣等採訪果有懷奇抱異卓負經綸耽隱守



恬不求聞達當不次超擢至如黯直忤時微青註誤  
或沉淪於巖穴或跼伏於下僚亦宜次第補牘明白  
上請善乎程正叔有之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  
亦惟 聖明留意焉伏乞 聖裁一議推補太史公  
之言曰南北異氣民生其間異俗南人除南北人除  
北似也惟方面以上不能盡拘南北臣以爲就近推  
補爲便如本省員缺卽於本省俸深中補之如本省  
資俸不相應方借才於遠省庶於循資推補之中猶  
寓周官久任之意更省臣番送往迎來之費計莫便

於此者伏乞一聖裁一酌起復一凡一丁憂起復各官南  
部改北一三甲選一二甲選一三甲選一主事一祖宗用意忠厚未易輕  
擬嗣後一議而三甲選一三甲者寢矣再一議而三甲  
選京秩者又寢矣南部改北部南科道改北科道此  
意猶存何獨於初選進士而獨不得蒙一視之仁一臣  
以爲非平也似應於此稍稍區別除二甲選北三甲  
選京職者不必論其三甲應選南選州三甲應選外  
者亦宜優以善缺其或接憂起復守制多年者雖應  
選南選外亦併優以京秩猶庶幾存羊之意萬一耳

伏乞 聖裁一優終養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人子不  
難輕三公之貴以易一日而朝廷不能懸不次之擢  
以廣孝治亦盛世之 缺典也謂宜終養至十年以  
上者卽當破格超用不宜以原官起復其未及十年  
者起補原官亦宜需次優擢其或孝養未終不肯出  
仕亦應如先年陳茂烈事例優以祿養其有關於盛  
朝孝治天下之典非淺鮮也伏乞 聖裁一行人論  
俸各官推陞論俸外而知州同知內而中書大理評  
事院部司務推陞部屬俱得通算前俸惟行人同爲

三甲進士獨以限於八品槩置不論且三年考滿亦不獲下同吏員京衛等官徼恩命以榮父母殊非平也除考滿封典隸驗封考功臣不敢輕議其論俸在本司合無比照各官事例一體算俸推陞查中書俸亦算自近年司務官亦止九品則未常有定例也伏乞 聖裁一知推算俸先是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得選臺諫自弓旌之典久格不行卽六年七年不得望一郎署抑何扼也似應於沉滯之中稍寓振拔之意如四年之內轉者不必論其轉自四年外者除以前

不算外以後年分亦應量算部俸之一如謂外官不  
得與京官算俸則知州同知轉員外亦外官也何得  
通算乎如謂品不同不應算俸則司務轉員外亦品  
不同也何得通算乎況同知知州前俸俱算此祇算  
四年以後之俸似未爲過濫也伏乞 聖裁一州縣  
調簡知州知縣調簡例也謂不堪煩劇庶幾簡僻以  
示曲全耳近來有以三四里調者有以二三里調者  
旣已簡矣又孰有簡於此者可以調焉以簡得煩固  
非政體久候待調亦豈人情祇足爲本官苦耳或無

通行撫按及本部考察查其里版十里以內者輕則  
曲留重則降改不得槩議調簡於政體人情殊爲兩  
便伏乞 聖裁一入粟太冗仕路之壅至今日極矣  
蓋由例開太多人趨便捷例之外又有例焉納之上  
又加納焉此壅則趨彼彼壅則趨此或舍舊例而就  
新或舍本行而降降種種岐路念念兢心以至一時  
冗塞仕籍鞅掌正歷有三十年不得選者雜歷有四  
十年不得選者擔簦道塗株守闕下及衰白兩鬢  
潦倒一官國家何所賴於若輩而用之昔人以爲省

事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官臣以爲今日計不如省  
例也無已與其開小例不如開大例如文武兩殿中  
書及光祿上林鴻臚序班之類不妨量加一二而於  
一切猥瑣盡爲停止以開一大例則可以當十小例  
況此項人少而塗一雜流人多而塗壅也至於鹽運  
最稱利藪先是科臣曾經條議除以科甲中之素負  
清望者今如運判運副一槩以輸資得之毋論以銅  
臭而濫崇階且以染指而壞鹺政其所損非小也似  
應宗切議罷伏乞 聖裁一倉巡改選銓衡稱平雖

猥瑣卑職未宜置之度外查守令以下各官三年考滿皆得就彼復職惟倉官巡檢周歲給由龍鍾衰朽躡蹻裹糧走京師萬里守候一職有甫涉都門旋以劣報陞王官矣有未授一官旋以計聞登鬼錄矣而京華旅食之苦與道途跋涉之難不與焉以爲功過不能稽耶則本部之所憑者撫按冊揭也以爲必親考赴選爲成事耶何畧於各官而獨詳於倉巡也臣以爲不若通行彼處撫按考覈功過四季報部候功司類付本司卽據此搭入急選依應得品級陞除如



果衰老無爲操券有過撫按一併報部以憑陞轉王  
官免其赴京以滋繁費則衰朽頽流所全者多此亦  
銓衡之一事也伏乞 聖裁 議掣籤先是因人授  
職一縣本部選除後議掣籤地方其法至公然其中  
條分縷析有不能家喻戶曉者人始有公中之疑殊  
不知地有南北而南之中有東南西南焉北之中有  
東北西北焉則分矣如東南缺少必借西南東北缺  
少必借西北則又分矣人有資格不同如一知縣推  
官也有進士有舉人有歲貢則岐矣進士餘籤留以

待舉人舉本餘籤留以待歲貢則又岐矣以致猥瑣  
雜流莫不皆然有一人而一缺者不得不坐籤有二  
人而二缺者不得不分省又有缺多而人少者有人  
多而缺少者有應迴避本省者有入地不相宜彼此  
願更換者人人爲之推置地地爲之劑量蓋亦苦矣  
夫懸白金於市則盜賊不取陳重寶於隱則曾史見  
疑合無先一日盡將員缺出示曉諭竝寫某地方缺  
少借某地方缺次甘分筒掣籤先儘應掣地方次及  
借缺其一人一缺及孤缺冷秩不妨明白坐與不在

掣籤之數庶光明正大人亦知籤之無容其私矣伏  
乞 聖裁一議考試本部考試舉監關防彌封一準  
科場事例四司員外主事共集公廳分卷校閱訂其  
高下授之選司掌印稍稍序次稟成於堂上而後定  
焉當日唱名發落蓋至速而至公法似無踰此矣顧  
優錄者未必其信而揣摩者間蒙見取以故棍徒走  
空往往倖中法於是乎始窮且歲貢佐領拮据地方  
必列荐剡始轉正官茲以數句時稅上之得領百里  
次之亦不失半刺亦何易也 臣以時稅之外應考之

策問以稽其衷叅之身言以象其表必三者合而後  
取以知縣通判或章句雖工而身言未優或身言雖  
優而章句未可亦應酌量裁取其所取試卷卽當堂  
散閱除舉人卷不必一槩刊錄惟考取知州及歲貢  
知縣通判與例貢州同州判者并將原卷發刻庶曉  
然知部試所重亦遠嫌釐弊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

絕私實以清銓政疏

馮

琦

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材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稱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稱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勿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弗信也惟與人共稱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

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  
爭器而自處于疑竇以府天下之怨其何能濟故莫  
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  
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  
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  
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  
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  
偶相左情有可憐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  
揆之于法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爲辭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  
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  
轉不勝其缺望而皆于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  
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  
能以隱衷盡暴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  
資深而久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  
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迹安得不有疑議此皆始于  
無畫一之法故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  
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

額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卽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乏有無及應轉京堂與以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叅政副使叅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凡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屢題外其係日行卑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



亦先例名以俟遇缺挨次題請住俸降俸及緣事停  
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異才  
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  
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  
轉不盡者卽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  
繁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參酌總  
不出此數人之內譬是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  
皆熟矣其孰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  
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

者卽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剖  
藩籬河關門閭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  
吏部遺退在格不在吏部卽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  
官卽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  
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  
俸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  
賢愚同滯臣竊以爲不然宋仁宗欲驟藉軾知制誥  
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  
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

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  
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  
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  
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  
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  
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  
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  
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於陛下亦望士  
大夫悉臣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

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正金

生取

四二

部覆徇情仰祈聖斷以重國體疏

汪若霖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切惟明主去邪勿疑貞臣守道不惑頃者兵部尙書  
蕭大亨以久于物議再疏乞歸荷蒙 聖鑒特下吏  
部於是舉朝色動咸曰堯舜之時爰咨四岳 皇上  
固已燭其非而付之公議乎如此也則又曰有漢之  
盛亦寵之疏 皇上其但授以止足之名而寬然有  
禮乎如此也該部義重鑑衡職司澄汰何難彰一人  
之獨斷伸衆論之久湮明白奏聞昭宣公道乃接邸

報奈何滿紙綢繆以消且聽哉夫大亨者才猷非不具也驅馳握樞非不勤也人臣之患正在挾才飾智工彌縫之術而不露其奸大亨總有積勞亦已積戾崇階遠廢食報匪輕悠悠僥倖其將安所底止乎且該部既謂樞府爲重地則安得以望輕者而據之既謂邊務爲方殷則大亨之伎倆亦可見矣皇上試問大亨自播叙冒任以來六軍整頓幾何九塞鞏固幾何何部落不無瑕釁何將令不由寵賂足係千城者哉大臣以人事君固宜置其所爲輔而求其所可

繼安得以一時左右空乏而遂以叢愆負咎之人專擅抵塞者。聖神在上威福維明豈需該部更市恩德夫以幹旋泰運整頓人羣正在察是非之所共趨謹師表之所自起剖破黑白分理陰陽以仰贊皇。上知人之名而風有位豈得模稜觀望一至是哉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留既陽爲必去之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爲伏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諂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公世路何自清明人心何日底定

凡此傳之青史皆足穢損明時而該部叨領天官輒復貿貿尚何望哉夫能使該部爲此覆者其機力亦可訝矣臣又何敢顧惜不爲皇上一直陳之伏惟聖明特賜裁決仍嚴諭該部奉公守正毅然不撓使大臣進退一稟禮義勿以苟且姑息之計上辱乾綱臣愚不勝待命之至



敬循職黨術陳恭議以保銓政疏

科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最驚下蒙 聖恩拔擢待罪吏垣得與聞銓政切

覩邇年以來祖制每多紛更人情徇于遷就種種弊

習未易掃除臣悉心稽考章程叅以日所聞見謂見

行事體有大悖祖制者宜復其舊有大徇人情者宜

障其流敬臚列款目冒昧激瀆伏祈 聖明垂聽焉

臣惟國家設立六曹分理庶政各有專職不相侵越

若用人之責專在天官而推舉大僚所關尤最弘鉅

公論固當咨詢事權不可傍移舊制大僚有缺會官  
廷推原由冢宰舉其所知第參與論是否相合蓋冢  
宰不獨任其權而博謀以示公非謂冢宰竟不有其  
權而悉使衆爲政也何歷年以來輕變成規一遇會  
推則九卿皆得執筆而書冢宰惟舉手而聽夫人品  
賢否資俸淺深責任煩簡冢宰平日倘不了然于中  
則所司何事彼旣以甄別銓叙爲職及使九卿互操  
其衡然則錢谷刑名等項事務冢宰亦何出位而代  
之乎未此爲溺職者彼爲越俎非設官之意也崇階

峻秩常情典所覬覦倖實傍出人心益思奔競在舉  
乎人者固多以襄公典而或有以樹私交在舉于人  
者固多以品望而見收亦間有營求而倖獲沿習既  
久鑽刺成風形迹彰聞每掛白簡是出風之蠹也舉  
用當否悉由吏部尙拂輿論難有歸着今人各推舉  
政出多門一經指擗紛紜奏辨是聚訟之謀也謂宜  
自今以後仍照舊規推舉歸諸吏部詢謀聽諸九卿  
糾正屬諸科道則事有責成政體自肅至于吏部司  
屬既非大僚亦待會舉老屬無名并宜聽該部訪擇

不妨多列幾員請自述裁又事理亟當更正者故一  
曰明職掌自來選官之法必重身言書判吏部之責  
令在程量才品斟酌事任務使人與官稱官與地宜  
乃謂銓衡未有以用人大典聽于二籤者邇來掣籤  
之法行已多年衆口嗷嗷久當爲笑柄蓋所謂掣籤  
果付之無心乎抑參之有心乎如盡付之無心則天  
官之職一吏可代且人才與地方紊亂顛倒勢不行  
也如仍參之有心則官原預擬素定何爲又于大廷  
廣衆之中爲支吾掩飾之舉理不通也大抵掣籤一

法不論有心無心總非秉銓之體亦不問有弊無弊  
總爲極陋之規謂宜斷然革去悉照舊例惟及銓臣  
矢公矢慎自盡其職而已故二曰復選法國家建官  
惟爲地方有官守者勢難自遂也中間果有志在高  
尙其心掛冠抑有情事迫切亟欲引退誰謂必不可  
去哉旣已委質臣之去就悉由君命豈容不待奏請  
自便身圖近來法紀凌蔑人心玩愒可違恣行已意  
擅自離任未易枚舉各該撫按曲顧體面不卽叅處  
待其出境之後方以患病具題成何事體也假令地

方官得人人自由漫無懲究將來或有事變不肖者  
惟有委而去耳緩急奚賴焉又可異者方面官入計  
齎捧伏任當有限期及往往優游鄉井遷延歲月多  
踰一二年甚至三三年既算該省之官而實不蒞事  
既不到地方而又不開缺撫按通不題叅仍得照常  
陞轉甚可嘆也謂宜責成撫按凡司道擅離地方定  
行露章彈奏嚴加降懲勿得容隱曲庇巧與名色便  
須立爲定規查係擅自離任官員徑使得成其高慎  
勿輕議起用所有公差等項官不遇陞遷不係請告

而一年之內不赴本任者撫按官明白題請處分開  
缺另補勿使地方有官之名無官之實擔閣誤事違  
者聽科道官訪問連撫按官一併叅治庶人知儆懼  
法在必行而地方有賴矣故三曰警曠職臣子之分  
必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國家原爲官擇人非爲人擇  
官天下第有人負官無有官負人者曾奈人情無厭  
自擇便利一登佳籍較量多端如甲科選有司者得  
善地則喜不得善地則愠展轉托弊無所不爲毋論  
掣籤之時公然屢屢更易且有既定地方復告改教

夫自量不堪民社當告改于未選之先既選定而求改是非薄其官薄其地也地方果係敝壞整頓必須甲科若地稍不善輒厭棄之我居其逸誰任其勞將不善之地遂可以無官乎且不特此也新選有司未經到任既有調煩者夫果才堪治煩亦須試而後見既未嘗試何據而更有方面官員一遷遠方遂不復去待移近地依然就列習以成風牢不可破至于京官中所當議者如靡常之選必作養三年一齊授任入供史職出爲省臺不聞預分低昂有心避就近年



不遵舊制館選槩庄多留故與是選者計留惟恐或  
失考試方及十年而預度該省人數同時或難盡留  
乃姑引疾以幾幸未由後卽此揀擇且念恐于始進  
乞端甚不可啓此俸實也謂宜身念以後有司之已  
選者勿聽其告改未到地方者勿遽與調繁司道之  
陞遠方者查其果已到任積有實俸方與陞轉其見  
在引疾館臣赴京乞臥閣臣宜加至持留否一循公  
道勿以年分稍遲至重必留庶人心可正僥倖自抑  
矣故四自杜趨避槩官員遷轉資序不得不然若

果賢能易地皆強數年以來每方面官陞遷考滿該  
省撫按多議加銜保留中間因有爲地方借才欲久  
任以責成功亦有爲相與體面姑委曲以完故事一  
倡百效習爲固然遂至藩臬互銜混淆莫辨其干職  
事體統不便多矣近雖不至如前而紛紛猶未盡釐  
也又如有司官倘遇陞遷沽名要譽多有明示意指  
使士民奔訴上官彼士民惟恐萬一見留爭先出力  
以圖結納未有不狂走如鶩者豈盡皆善政得民自  
然而然乎撫按以曲順民情自是美事多與奏留勿

論該部題覆紛紜且所留之官以爲受知上司他無  
疑慮驕溢放恣十九改節有會留未幾仍以不謹論  
斥者一人之身賢否乍易薦擯彈章兩相矛盾良足  
嗤也邇來此風方熾甚至堂堂郡守幾爲士民保舉  
當陞安所底止謂宜嚴加申飭通行撫按今後如係  
緊要邊道頃刻不可缺人間或議留其餘陞遷者卽  
聽離任考滿者聽部推轉勿得輕易加銜以紊藩臬  
之職該部凡推陞司道亦須細加斟酌應陞藩司者  
必與藩司員缺應陞臬司者必與臬司員缺如查各

省中一時無相應之缺寧可暫緩陞期庶乎官制不紊體統秩然若遷轉有司不應槩勉留任徒多紛擾庶乎本體畫一永久可遵矣故五日禁保留夫此五事者臣不敢以浮詞塞責亦無有窒碍難行總之申明祖制力挽人情轉移之機特在聖斷蓋臣愚見

以爲今之天下即使極意振刷尙多頽廢不支伏遷就因循敝壞莫可收拾故申明法度隄防末流正惟此時而用人一節尤關國家大務銓政振舉又庶事之綱領也待罪該科誼難緘默前項事欵亦姑舉其

大端耳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逐一查議如果臣言  
可採酌量議擬上請通行遵奉施行其于 皇上勵  
精之治或亦有小補云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乞奪處以均吏

治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惟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  
故遇缺必會推選推俟欽點誠重之也然又內外齊  
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爲本地之  
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備其斟酌而薦之朝廷然後下  
無偏枯之嘆亦有公普之例祖宗規制所從來矣  
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三年八十人焉  
不可謂不多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不可謂

無人其間文物之漸濡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  
慎之士堪任銓叙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  
南吏部就臣所記憶者爲 皇上陳之在成弘間則  
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戶部侍郎者矣在嘉靖  
間則有趙汝廉授考功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則  
有張合授稽勲郎者矣在正德間則有身都宰輔兼  
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爲安攘名弼者非楊一清其人  
者耶至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白重望今  
爲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

何以接踵今何以絕物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爲宰輔  
不可以爲司官乎此言之所未解也萬曆三十三年  
九月計六自吏部一本爲兩廣雲南缺司官一員其  
時推舉者曾用升李廷杰二人乃李廷杰即有點矣  
是役也推舉之大難然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竝書  
雲南思侍郎楊時喬清貞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  
者次第行之耳俾據舉耳至今又幾廿年所矣日月  
云邁堊鬱殊深殘局米結地方有人才而見遺朝廷  
有缺典而不舉豈以言路未味一言梯里亦安用



爲哉臣敢借籌畫臣策故謂欲一次舉兩廣臣次舉雲貴使有更番而有定康彼之不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攬彼也臣一謂竊謂驗封臣司員缺可補欲于兩廣之外更爲雲貴添設臣司官臣員誠爲至便不獨無碍于兩廣且無妨于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易臣乎臣以爲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止請如有缺而無人則懸而後推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也蓋合東西南北之士以攝事臣一人何地皆宜何地皆

不宜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  
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治道不興所係誠非細  
故也者伏望 皇上亟下臣言勅下該部從公勘處  
庶于吏治不無少補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乞釐正以昭大

公疏

唐之變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人臣之議事也所不可紊者國家之典章所不  
可淆者天下之公論此世道人心之關要惟奉常守  
憲虛中以持平可也如兩廣銓屬之額蓋自有公平  
之規何邇來更生異議哉臣粵產也沿故老傳聞睹  
近時異議有慨於中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兩廣之  
共一銓屬也自國初迄今接武不絕雲貴向來雖有  
三員從來與兩廣不相蒙也至萬曆二十六年奉旨

推擇司官而選司偶為次言恣意未及致詳遂有兩  
廣雲貴共一員之說雖機局暗藏實未竝見推用迨  
三十年兩廣司官員缺吏部推舉始將雲貴一人攙  
入士論譁然于時原任吏科給事中梁有年憤成規  
之變亂上疏力辨謂四省為一會典不載職掌不開  
詳哉其言之厥事乃寢故雲貴二員所以得推者不  
知何昉彼中縉紳未免藉為口實以訛傳訛毋怪其  
不釋然乎此也乃今年吏部議冊庫以清宿弊疏內  
臚列銓屬十四員以為兩直江浙福湖河南山東西

川陝各一員兩廣共一員其員分屬直江浙福湖諸  
省人衆者通融互補諸省偶值兩人同時皆令共事  
特惟兩直人衆尤爲多補耳至雲貴舊嘗間用卽在  
此中蓋有碑誌案籍可查也又云二十六年銓司更  
議以兩直各二員以雲南搭兩廣共一員兩廣稱不  
平雲貴亦稱不平等因由是觀之兩廣之不涉雲貴  
不獨士紳知之卽持衡者亦莫不知其雲貴三人之  
所以得推卽士紳未必知而持衡者已習知之矣夫  
楊時喬署掌銓務列朝典故睹記甚晰其不輕操筆

端也明甚況近覽銓衡人鑑益知四省不相蒙又  
不但碑誌案籍可查如楊時喬所稱已也蓋銓衡人  
鑑載雲南趙汝濂于嘉靖十五年由選司主事陞封  
司員外郎歷至十八年陞南尚寶太常而廣東有倫  
汝淳亦于十五年由御史改考功主事歷至十九年  
陞通叅就是四省缺此一員何得倫趙同時共事三  
四年間獨不爲之引避也自倫趙以來而兩廣遇缺  
卽補雲貴者未之前聞夷考其先遠如孫應鰲之貳  
宗伯嚴清之都冢宰一時在事豈難汲引後進而閱

數十年間雲貴人才亦未嘗不輩出又豈無名流足當三臣汲引顧竟三臣之世遇推兩廣司官不知凡幾卒未聞顯相沿之策別著其緒論維兩臣品格清貞亦超于雲貴耳若謂銓司之說似不足徵不知彼時奉旨推擇非奉旨分省寧有更張大事而兩廣不通知閣部不詳確突入單詞便成左券者乎卽少宰疏中已明言當時銓司更議矣夫議而曰更何以稱故事更議而曰銓司何以示至公卽以是質之銓部諸臣當亦不容誣者且所爲雲貴司官分省者也

欲以盡一方人才之用乎抑以備咨詢防壅蔽也如以防一方壅蔽則兩廣幅幘數千里吏治最劇其咨詢宜備不啻雲南有加焉若謹謹爲羅才計則兩廣名碩曷嘗不肩背相望其無事借才抑又明矣矧廣東南卷頡頏江浙不少遜而廣西解額與秦晉不甚低昂第嶺表接壤風氣不殊法當合二爲一參以至遠之雲貴無論隨地擇用之意謂何而于公平之體亦甚乖矣臣非爲雲貴可少司不可增設也惟知兩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何得渾淆故以分爲合例之



所不載也以創睹爲相沿議之所不敢出也總之舊  
貫宜仍毋務變置時宜難執或有化裁請自今有議  
雲賈之銓額及當事之斟酌惟當據理審時劑量增  
損慎毋牽合兩廣爲發端以啟唇腐舌也夫司官分  
合固無足爲兩粵重輕安可置辯所慮成憲具存尤  
生異議苟任意推附而人心更安所底止矣防頽則  
風愈頽銓部何所持乎天下法輕則官亦輕天下又  
何所取于銓部公事而公心行之亦當公心論議之  
臣無復他及以開聚訟之門自求其是而已伏乞勅

下該部查核如果臣言不謬將兩廣司官舊例特爲  
申明以杜異議六年疏內共一員之說檢舉改  
正自後遇兩廣員缺應推務照二十五年以前事例  
不得伏除雲貴二字以清聽睹其雲貴應否添設不  
妨另行裁酌庶大公以昭議論以省亦維持世道之  
一端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柄銓總憲要職臣人與推非宜乞剛正以便宸

簡疏

胡

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惟吏部尚書操進退之權以均四海都察院左都御史任紀綱之重以帥百僚職至要也當是選者必其品望卓越才識淵弘然後可若南京兵部尚書孫鑛尚可竽濫斯推乎蓋鑛之得與斯推也時方起自民間推者謬獵虛聲耳乃今歷時既久敗絮畢露則大有不壓于人心者臣姑毋縷指諸劣只將近日妖言一事褫鬼匿帖快心搜捕無辜橫遭荼毒留京幾

至捶動彈章屢掛勘疏已明雖生事者捕役而縱之者誰與承行者司官而主之者誰與今捕役請讞正法而司官降謫抵罪矣曠猶覩面在列妄意雄峻之轉不亦顏之厚乎夫平時無坐鎮潛消之效其品望不足觀也臨時無燭奸制變之能其才識亡足數也且膏然悍然自用自是借口掣肘先發制人其恣睢專橫又如此以此人而位冢宰必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此人而長憲臺必不能激濁揚清定將君子小人混淆而紀綱法度倒置所繫豈溷小哉臣憶往時河

南布政姚學閔與推巡撫被論吏部推疏猶列其名  
御史康丕揚糾之得旨刪正夫吏部尚書與左都御  
史何如巡撫孫鑛之罪狀昭彰何如姚學閔乃尤然  
列名催疏中萬一誤用而後從而糾之彼時 皇上

責<sub>臣</sub>等言之不蚤<sub>臣</sub>等其何說之辭伏乞特勅吏部

今後疏催吏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刪去孫鑛  
姓名毋得再列庶奸邪杜倖進之門仕路有肅清之  
賴<sub>臣</sub>愚不識忌諱冒昧上懇惟 聖明裁察幸甚

銓政屢見失平疏

馬孟禎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臣聞九卿之長命曰宗宰冢宰之職在乎統百官以平海內故一切用舍進退無徇愛惜毀譽無分東西南北廣聽並觀因物付物孚輿論當人心是乃稱至平焉去歲吏部尚書員缺皇上從廷臣之請點用鄭繼之其人實素稱清品字內之望曰老成秉銓庶幾開誠布公消近來比党之私成今日公平之治乎乃近接邸報見南北科道兩推考選留部一事

殊駭聽聞有不得不就事駁正一直言于皇上之前者何也科道之有外推其來舊矣莫非王臣內外皆可効忠豈言官盡宜內轉而藩臬之是厭哉獨計天子耳目之臣出身屏翰亦須商酌妥當無少有私意其間近推張鍵宋盤等數臣不過議論不投時尚若潘之祥止是疏侵舊學臣得罪熊廷弼而張篤敬則力發場弊爲韓敬之讐敵耳夫王道期于蕩平聖賢戒在已甚以廷弼一事業經遂去一掌院外轉兩科道是亦不可以已乎而睚眦必報更介介于之

祥必至相剪之無遺何坎甚也驛敬之買科干真萬  
真三尺童子所共唾議勘未結業已累去兩侍郎外  
轉兩科道是又不可以已乎乃侃直之劉策方被牽  
纏而發奸之篤敬復行速轉何更甚也象宰持天下  
之衡試就此一思言官如許萊仕職如許寬旬日之  
間外推科道五人非人情之所忌則熊韓之所側目  
也果得其平者乎乎者選擢都五用則更有失平之  
甚者何也蓋官曹未廣咨訪稱賢舉。旨各科道之  
選者也相去僅一年棲遲候選一官未授一事未嘗



何前見賢而後見罪哉據去春有單揭或愛憎之至  
變非<sub>臣</sub>所知然就<sub>臣</sub>真知的見如原任知縣濮中玉  
孤介性生一清徹骨部隱憂省諸臣試一細訪其人  
如其登科後曾有一字入公門做黥後曾有一錢肥  
囊橐不特宜置部屬且當立加重處以爲居官不潔  
之懲儻不其然者<sub>也</sub> 本<sub>臣</sub>親別賢才舍真正苦節  
不錄而浮言是物<sub>也</sub> 若<sub>臣</sub>懶矣卽一中玉而四臣可  
推不識冢宰曾過觀五臣訪單自揭單之外果更無  
加圈之單否嗟嗟事已往矣藩臬部屬儘有可做實

事諸臣何所不得獨惜是三朝老臣荷 皇上 特  
眷秉持銓政不能公虛任事而受人蒙蔽舉動失平  
若此切恐入銓初心必果其然臣甚惜之用是就事  
直言以効藥石至于知我罪我臣何計焉伏惟 聖  
旨裁察臣無任悚息矣